HEBEI UNIVERSITY PAPER

河北大学 校报

2023年11月23日 星期四

第737期 本期4版

毓秀园文艺副刊

中共河北大学委员会主管
中共河北大学委员会主办
河北大学校报编辑部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13-0801/(G)

为 你 执 笔

——致敬每一位考研人

2020级法学 谭尹傑

来不及沐浴晨光，来不及欣赏夜光，你匆匆而行的身影，你灼灼目光里的笃定，全都在时光中，悄悄留影。

——题记

日历上的时间在慢慢地推进，时钟的脚步在一如既往地前往。转眼又到了12月的考研季，让我们将笔锋转向为“研途”攀登的考研人，写下属于他们的“十二时辰”。

清晨，我们不仅能看到国旗护卫队和武术协会的训练方阵，还能看到考研同学们背着厚重的书包，奔波在校园小道的背影。他们快步行走着、骑行着，面对雾色缭绕的神秘和晨光灿烂的舒适的背景，面对寒风凛冽的冬日和风雪交加的路程，心中的轨迹始终清晰不变。因为指引他们的不仅是求知若渴的欲望，还有坚定不移的信仰。如今为知识奔波不息，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时间、更广阔的空间领略精彩超凡的景致。于是，他们选择了只争朝夕，从温暖舒适的宿舍转战宽敞明亮的图书馆，从轻松愉快的惬意转入全神贯注的忙碌。

午间，食堂窗口的饭香、咖啡小店的醇香、蛋糕房的甜香，种种诱惑让劳碌一上午的身心瞬间释放。对于考研同学来说，这也是一天之中为数不多的放松时刻。每到这时，图书馆、自习室和走廊间的伏案身影、读书声音都会片刻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午餐时间或小憩时刻的停歇。但即便在这短暂的休息空间，我们依然能够看到陪伴在午餐旁的课程视频、复习手册，或戴在头上、放着英语音频的耳机，又或者是复盘上午复习情况的喃喃低语。考研的“暂停键”似乎按下，但并未真正停滞。甚至可以说，从不会真正按下，考研同学已经将考研和生活融为一体了。

黄昏，夜幕的降临，意味着一天的运转将告结束。尽管此时的考研同学已经经历了半日多的辛劳，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慢节奏，依旧在保持、甚至会加快学习的节奏。图书馆、教室的课桌上，学习资料换了一科又一科；长廊上、楼道里，背书声起落有回合。他们时而端坐桌前，用心听着冲刺阶段的课程，在精华笔记上记录着、思考着；时而端起复习资料，徘徊在安静的角落，高声朗读、用心默念；时而邀上三两“研友”，依靠在栏杆上，简单交流着学习的日常，又快速复归学习状态……他们自由穿梭在不同的学习场景里，以此调整学习的状态、均衡各科的安排，努力让知识的吸收保持高效、高质量的效果。如果不是图书馆的铃声和教室的下课铃响起，这一番场景也许会通宵持续，只要时间不停，“研途”的足迹就一直在持续。

深夜，即使时间走到此刻也无妨，一心向学，无可阻挡。在每一个考研宿舍里，这样的场景都再熟悉不过。在自习室学到宿舍关门前夕的考研同学刚刚飞奔回宿舍，来不及吐槽今日学习的疲惫，又马不停蹄地拿起书，抢着宿舍楼熄灯前的时间，开始默默地低声诵读；到了熄灯时刻，他们又会带着台灯、平板和书籍来到床

上书桌前，再现白天的一幕；轻悄的翻书声把休息的舍友慢慢送入梦乡，不知过了多久，考研同学才走入自己的梦乡。放下书、关上台灯的一刻，他们也许有留恋书籍的不舍和时间紧张的压力，但他们更明白，在考研这场持久战中，更重要的是张弛有度。

年月有时，光年流转，行走在时间里，奔跑在“研途”上。说起披星戴月、不辞辛苦的日日夜夜，说着并肩作战、携手共进的考研友情，说到苦尽甘来、一切值得的上岸岁月……一边说着，一边写着。为考研人的故事执笔，更向考研人的执着致敬。

离 家 的 岁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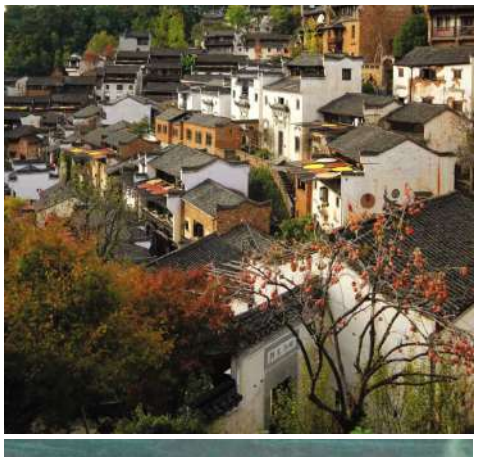
2023级新闻学 阮元媛

回想高三那年，有着数不清的试卷、做不完的题、补不够的觉、逃脱不掉的压力与焦虑还有对前途的担忧和不安。也记得，尽管学习很疲惫，人际交往上也遇到过障碍，但每天晚上回家有爷爷奶奶剥好的水果和坚果、接好的热水、热腾腾的面条饺子卤菜。和父母打电话时分享着在学校的一点一滴，有成绩提高的喜悦，有遭遇不公的委屈难过。从家人那儿，我总是能获得鼓励、安慰、支持和治愈。十八年的人生旅途，我拥有着家庭这个避风港和坚强后盾。

经历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我高呼轻舟已过万重山，那些吃过的苦，流过的泪都随着高考的结束消散在风中。填志愿时，我憧憬着外面的世界，向往着别样的风景。45个选择中，南方的学校占大多数。而命运使然，南方孩子踏足到北方，来领略北国风光的魅力。当我思考未来该何去何从时，缘分已然使我与河北大学撞了个满怀，离家1000多公里的距离，让我感到期待与紧张。时间的流逝也让我意识到从去远方求学的那天起，故乡只有冬夏，再无春秋。昂贵的车票、凌晨的候车室、够不到的行李架、上楼梯时抬不动的行李。还有一个人长途跋涉时的孤独、节假日抢不到的票、拥挤的车厢，一次次的换乘，独自奔波、舟车劳顿的疲惫。一群不认识的人操着听不懂的方言，躲在被窝里偷偷哭的夜晚都让恋家的我思念着家乡这片灵魂故土。

“儿行千里母担忧”，在家人眼中，我依旧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关心与牵挂无处不在。中国人总是羞于表达爱，爱和思念往往藏在平淡生活的细节里，藏在那一句句看似废话的“吃了吗”、“在干嘛”、“早点睡”、“别着凉了”，每句话的背后深藏的是滚烫而浓烈的爱意。我始终认为，被爱是一件十分幸运且值得骄傲的事情，被爱意包围的我是无比幸福的。我也渐渐开始习惯报喜不报忧。身处异地，我的烦恼也只是徒增家人的忧心而已。成长总是需要独当一面，当羽翼逐渐丰满，我也应该更加成熟、坚定和勇敢。

我也曾抱怨过家乡的落后，告诫自己一定要走出去看看，但此时此刻，我频繁地向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们“炫耀”着家乡的美丽与特色，讲述着家乡的风土人情，这是诉说思念最简单的方式。在真正离开家乡后才懂得离家游子的愁绪，才发现自己对故乡的土地爱得是如此深沉。但我并不后悔来到这里，山高路远，在看世界也找自己的过程中，我也遇到了不少善良真诚的人。学校里有幽默风趣的老师、亲切的后勤工作人员、热情友好的同学。回家路上，有陌生人的主动帮助和善意提醒，我的世界仍是充满温暖的。停在避风港的船最安全，可这并不是造船的目的。风华正茂时，青年驰骋的风远比黄金。慢慢拓宽的眼界，持续磨炼的性格，丰富多彩的体验，多种多样的平台与机会，得到升华的认知，不断增加的人生阅历，那是我生命的无限可能。我踏出家门，寻找的是我的未来！



读懂一部石头史书，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2021级国际经济与贸易学 黄金阳

去云冈石窟之前，我特意做了功课，看了“人文清华云讲坛”的纪录片《千年一窟看云冈》。

在了解了石窟寺传入中国的路线、中国式佛塔的由来、石窟的雕凿方式等等知识后，我对即将亲眼就能看见的、经历了一千六百年的云冈石窟感到愈加激动与期待。

走过了三座寺后，我终于看见了这个大型的石窟寺庙群，从1号石窟逐步向前浏览，三十九个窟中有几个石窟实在是令人惊叹不已，从石墙明窗外隐隐约约看到佛像的身体，等到我第一步踏进这大佛窟的时候，抬头一看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一种压迫感迎面而来，我站在佛像脚下深深地被震撼。

大多石窟一进去就能感受到强烈的对称美，佛像神态生动，可惜随着这一千多年来的岁月流逝，还是有许多石墙坍塌，石像被风化侵蚀。但即使如此，由于这些雕刻本来就很精彩，被侵蚀被风化后，整个石窟还更加增添了一种抽象的美感。

来到20号窟，排队拍照的人络绎不绝，这20号窟的大佛是最有名的一座大佛，也是云冈石窟门票上印着的佛像，听讲解员说，这尊佛像是云冈石窟的宣传大使，这尊佛像相比石窟内的其实不算高大，但由于其前方的墙壁全部坍塌了，便使得这尊大佛全部裸露在外。

看了这么些形形色色的佛像，有的佛像不苟言笑；有的佛像微笑慈悲；还有的佛像秀骨清像。有的眯着双眼，有的只有上半身，仿佛探出身体，佛像不仅神态各异、衣着也不同。由于建造佛像的时期分为早期中期晚期，所以受不同时期影响，有的大佛披着袈裟，有的大佛穿着南朝士大夫的袍子，有的披着千佛袈裟。纪录片中介绍过这些佛像都受原本希腊色彩的卷发高鼻深目、罗马式长袍犍陀罗风格佛像，以及印度本土发源的笈多风格湿衣佛像影响。佛像也从有眼无珠、表示沉思的造型，被中国工匠改成了符合中国的习惯的有了眼珠的造型，带上了一种悲天悯人的神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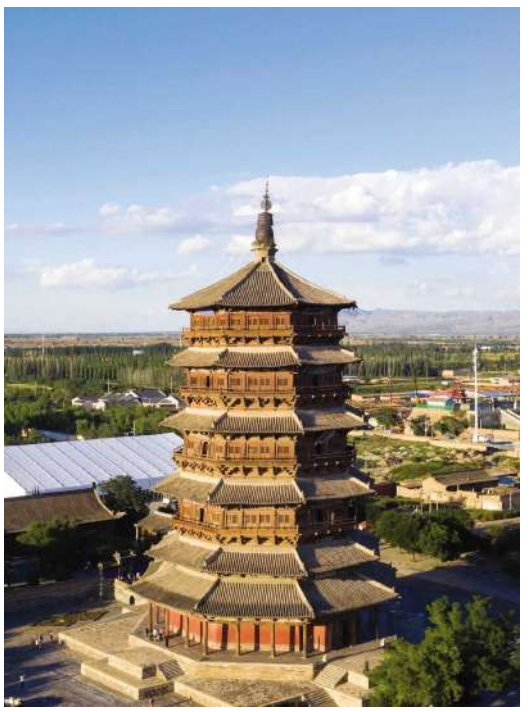
在有些石窟里还雕刻了许多北魏时期的木建构的图像以及外域的建筑形象，各种风格的建筑、各种风格的佛像都在一起，我看着却没有什么违和感，可见当时的工匠们手艺了得。北魏时期的建筑语言很完善，有自己的一套，所以在面对外来建筑语言，也可以不忘本心，坚持自己，有选择地去发挥，去为我所用，可见北魏匠师的自信，可见我们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文化自信。

鲁迅先生在谈到一个伟大的民族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曾说：“就如将被彼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

正如纪录片中所说：“有了科学技术的建筑师，再加上有本国的知识和趣味，创造力便会不自觉的强大起来，这是研究中国建筑的最重要的意义。”去感受我们这部石头史书，去感受中华民族留下来的那些历史文物，学习了，读懂了，我们便会可以继承，可以发扬，我们的文化是这样的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灃南宫阙尽，一塔挂青天

2021级国际经济与贸易学　黄金阳



所有的历史古建筑，再精美的图片都没有亲眼所见来的震撼。

这是我此行最大的感受。

听说，千年一塔看应县，说走就走，我立刻买了去往山西的火车票。这座与埃菲尔铁塔和比萨斜塔并称世界三大奇塔的应县木塔，位于山西应县，整座木塔由2600多吨红松木料打造，相当于现在二十多层高，如此大体量的木质结构，全靠木结构互相咬合衔接，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楼阁式高层建筑，俯视古今，历经沧桑，浑身写满了传奇与故事。塔身共悬挂了52块牌匾，其中塔正面第三层的释迦塔为金代所书，第四层的天下奇观为明武宗朱厚照所书，第五层的峻极神工牌匾是明成祖朱棣所写。

此次所行也是在追随我国近代建筑之父梁思成的足迹，自梁思成于1932年看了一篇关于应县木塔的报导后便对应县木塔念念不忘，在一番筹备后终于踏上了山西古建考察之旅，在终于见到朝思暮想的古塔后梁思成激动地给林徽因写道：今日见到此塔，好到令人叫绝，喘不出一口气来半天，这塔真是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道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不知名的匠人……塔身之大，实在惊人，每面开三间，八面完全同样，我的第一个感触便是可惜你不在此同我享此眼福，不然我真不知道你要几体投地的倾倒……

当我亲自站在这塔的底端，抬头仰望着这高耸入云，雄浑古朴的木塔，嘴已震撼地无法闭合。实在难以想象不用一钉一铆拔地而起的木质建筑，竟然能在近千年的岁月中遭受多次强地震、大风、炮轰等各种自然灾害及战火破坏后仍稳稳傲立在华夏大地。

自木塔建成千年来，历朝历代对木塔有过多次维修，只可惜1935年一次错误的维修使木塔开始倾斜，经过多年连续监测，现在的木塔正以每年2毫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慢慢倾斜，处于安全因素考虑，木塔已不能爬上，只能在一层观看，听塔底下的的应县居民说在几年前还是可以登上三层的。

走入塔内，虽然只是一层但我也已足够满足了，触摸着塔内的墙壁，看着那些精美的壁画，历史沧桑感扑面而来。塔内不许拍照，应该是怕损害了壁画和佛像的颜色和鲜明度。围绕着中央的大佛像走了一圈，无论是头顶的壁画、镶嵌的木头还是角落狭窄的高楼梯，都让我不禁对千百年前古人修建木塔的场景浮想联翩。

人生不过百年，这些千年建筑或许这是最能感受古人智慧的物件，在它们的身上能看见华夏古文明曾经的灿烂辉煌，让我们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文化自信。

最后，站在木塔前方，注视着微微倾斜的木塔，它仿佛像个年迈在慢慢变驼背的老人，只能说，希望我们可以找到完美的修缮木塔方案，让这位老人再次重回壮年时期，使这些屹立了千年的古建筑再屹立一个千年。

县道 761

2022级汉语言文学　郭浩铭

县道761刚开始的时候就像一条蚯蚓，从四周看不见山顶的高山里钻出来，连到我们村庄的土路上。那时候总有几台轰鸣的风神125摩托车从一头的山洞里跑出来，又朝着太阳下山的地方跑过去。

每次阿爸带着从地里刨出来的花生去镇上赶集，就会叫我在牛车的前头压重。出村总要经过村头的枝繁叶茂的大榕树,树荫下有嬉戏打闹的孩子、品尝秸秆的黄牛，有时还会有一两个皮肤黝黑的农夫穿着有些违和的灰色西装站在树下，等待从拐角处跑出来的班车。

路两边的木瓜树勾搭来勾搭去，孵化出了数不清的麻雀和蝴蝶。穿过了不知道多少个隧道,再回头望去。县道761像一条菜花蛇，盘在一望无际绿色的连绵山上。许久许久才会有一辆一汽牌货车，装载着满车厢粗枝大叶的柏树，惊天动地的从山里铲出来。偶尔也会有几辆奔驰牌的小轿车，伴随着刺耳的唢呐声，一路撒下爆竹，把在田野中休憩的牛儿惊得失了神。

再到后来，这条小路像神话传说中的息壤一样，不断生长着，吃掉了路两边的草木葱茏。柏油路铺的密密麻麻,田野里也穿来机器轰鸣的声音,水牛整天泡在池塘里无所事事，耕田是变得越来越容易，但是赚下的钱却是越来越难以用来生活。柏油路上常常会冒出几辆一汽牌货车，车上的塞着满满当当的黄牛。新奇的是,又多了几台宇通牌的大客车，往返在村子和镇上。

这时候，县道761像是一条水蛭,趴在我们村头上,越吸越肥,越吸越光滑。把农夫们耗费一年的光景种下的稻谷全部吸走了；把村里的年轻人全吸到太阳落下的山的那一头去了;还吸走了我最爱的麻雀们。白色护栏保卫着的黑色柏油马路穿过隧道,一直都看不到头，村落和田野都变成了它的点缀。

村口的榕树空了心，树下也再也没有浑身沾满泥巴的少年了，倒是多了很多西装革履的中年人，只是他们的皮肤不再黝黑。白墙黑瓦的房子也已经变成了欧式的大别墅，故乡真的变成了故乡。

还记得我念中学的时候，为了逃避父母的责骂，常常骑单车从蜿蜒县道沿着西山一路而上，每次骑到半山腰便体力不支。坐在田埂边望着似乎没有尽头的水泥路和山下的学校与村庄,那时多么希望,可以沿着公路一直骑下去，多么希望被“县道761”这条水蛭吸走，再也不要回来……

当恩怨各一半

2022护理学　姚鹏举

中午刷帖，没想到还能刷到《天龙八部》的一句：阿朱就是阿朱，四海列国，千秋万载，就只一个阿朱。思绪一下子被拉回了当时看金庸先生武侠小说那种快意恩仇的上午或者下午。

被勾起了兴致，就去搜索了一下，没想到常听那句“当恩怨各一半，我怎么圈揽”的歌词也是天龙八部相关的一句歌词。

我还以为天龙八部被遗忘了呢，如此一来，有些感觉如获珍宝。

在真正的读一本武侠小说之前，我接触的还是武侠片。那时根本没想到一本本武侠小说也能被写的如此精彩，是我井底之蛙了。

绕过一片杏子林，段誉一眼望去，但见杏花开得灿烂，云蒸霞蔚，半天一团红花。

但见一钩眉月斜挂天际，冷冷的清光泻在杏树梢头。

这都是金庸先生笔下极美的意象。

有人作文章说，江湖唯金庸大侠的毒无解。

为什么金庸这么火？《金庸评传》里说，那就是：金庸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浪漫的一章。金庸给了我们一个江湖。在这个江湖里，有浩气当空，有凛然正义，有邪恶，有恩怨情仇蜚短流长。它是生活。但又不是生活。它比现实更快意，也更浪漫。它将现实世界里的秩序、追求与恐惧，全部架空，放到一个恢宏壮阔的时空里，去重新发生。在那里，你能看到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太迷人。许多人一生，都无法走出。

每每读完一本先生的书籍，确实能做到回味无穷。

拿天龙八部来说，乔峰受了天大的委屈，被扣上弑父弑师的骂名，乔峰从丐帮帮主一下沦落为了众矢之的。

然而他不在乎。这就是金庸笔下的侠客。他能做的，只是默默的去找寻真凶，哪怕一路上听到的都是关于自己的流言骂名。

在客栈中，面对快刀祁六的狂语，乔峰没有理会，但是当他到了聚贤庄时，祁六对他帮派的挑衅，他却没有忍受。在与丐帮诸位喝绝交酒时，祁六不识时务的轻视，被乔峰一脚踢飞。

为了给阿朱求药，他不得不去拜访聚贤庄，在那里找薛神医医治。聚贤庄当时正在筹划的是杀“败类”乔峰一事。但是乔峰还是去了。面对玄难和玄寂二位高僧的推脱，乔峰好像失望了，“那便把账都记在乔峰头上，祁六的死不干二位的事儿”。于是乔峰不再忍耐，力战聚贤庄诸雄。在此之前，乔峰念在英雄相惜江湖侠义，只与诸位动手，并未出手杀害诸位豪杰。不想谭公谭婆又和坐中群英竟然卑鄙的向受伤的阿朱出手。乔峰急忙去救，打退围攻阿朱的数十人。乔峰此时已经对这些所谓的豪杰心灰意冷了，就当他放弃抵抗，只求阿朱能被医治时。萧远山出面救走了乔峰和阿朱。

阿朱最后还是因为伤势过重死在了乔峰怀里。“你骑马打猎，我给你牧牛放羊。”可惜的是，乔峰没有等到那天，塞上牛羊空许约。

乔峰本打算放下一切恩怨和阿朱合葬于竹林，却又无意得知寻仇段正淳以至于害死阿朱的一切都与马夫人有关。

于是乔峰又踏上了征途，已经没有了阿朱的征途。这一次他仿佛不是为了给自己洗清冤屈了，而是为了这场，儿女情长。

循　环　之　路

2021级汉语言文学　赵佳慧

梦里，我伫立在一条长满白杨的沙土路上。

听觉很敏锐，知了均匀的呼吸声好像直接吹拂过大脑皮层。

白杨被夏风抽打得刷刷啦啦，耳朵里灌满了树叶、风声和知了的音量。不叫时，知了会藏在树皮上休息，每棵树上都有一只。风一吹，它们就会像传递奥运会火炬般接连呼啸。

杨树直入苍穹，太阳的光芒从枝缝间渗漏下去，就像头顶这片蓝色的天空被高高的杨树穿插的支离破碎，漏下一道道光束。我仰头凝望着，天空又像是另外一个世界，一颗颗蓝色小瓦砌成了一片片平坦无垠的蓝色巨瓦，铺成另一个世界的房顶。房顶上生出翠绿的白杨，直直的伸长到我脚踩的沙土地上，树顶就是树根，树根就是树顶，从天空上生长出来。凡人看不到天上的根，只能看到地上的根，窥得此机妙需要一个隐秘安宁的契机，就像孙悟空突然通晓菩提老祖对他的敲打。

这路有一股熟悉的感觉，天神将我身上属于这片土地的回忆从海马体里筛出来。就像奶奶在我脑子里收完麦子，举起簸箕，里面的麦麸颠颠抖抖，破碎的乳黄色外皮就在阳光下金光闪闪，扑棱着飞滤出来。

我猛地记起来，这是老家通向村外第一个小卖铺的路。如果不过河的话，也是通向外面世界唯一的路。那铺子孤零零地放在路沿，后墙八九米往下，就是靠河整块儿的玉米地。竟也从未听说哪家小孩儿不小心从路边掉下去，只道那河里蹿出过两条水蛇。

如果每次做关于老家的梦都是在乘坐时光机的话，每次时光机的落地点十次有八次就是在一条沙土路上。这路，我蹲过，爬过，摸过，走过。四岁那年我坐着邻村哥哥的自行车后座，不胜防一下子滚进路边积水的大坑。六月的盛夏，有蝉鸣，有水声，有叶声。天高地阔，太阳高挂，白杨树看不见树顶，耳朵充斥着风。

我想，也许是因为这是每次从城市回来即将到达乡土之家的过渡。这段路一头连接着城市，一头连接着青山，一头连接着梦想的高楼，一头连接着故乡的小床。这条路上，满是近乡情怯的忐忑，流足了无法抑制的激动泪水，对奶奶和爷爷的深深思恋，对葡萄树、桃树、梨树、杏树的无限回想。

这路上我走过的每一步，都是离别和归去，扑面吹过来的每一片风，都是怀念和忘却。就像那年冬天，大雪纷纷铺满了我的视线，淹没了远走天津打工的爷爷。爷爷和身上的三个大包袱一步一步压在土路上，像白雪登临天地之间的一粒黑子，老牌迷彩鞋踩过的灰色凹陷很快又被赶来的雪花填满。

爷爷的身影越来越小。

那年我十岁，站在白华倾盖的核桃树下，呆呆地数着那粒黑消失的时间，不哭不闹。后来爷爷在回忆里越走越远，走成了一个意象——这个我每次想起来满腔感情都奔涌到胸膛，却又难以落笔的东西。说不清道不明。就像我从来不擅长写的文学理论，我不会分析。下笔对这所有的一切，白雪，沙子，大牛，羊圈，河流，喜鹊，老屋，玉米地，核桃树……所有拙劣模仿的笔迹，就像五岁的我偷穿妈妈的高跟鞋一样，别别扭扭，构不成我当年在那生活过的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分，每一秒。

我一直在走这条路，赶着回忆里那条沙土路。在上面一直走、一直走却总是快要走到头的时候，好像就要看到紫圆的葡萄耷拉在房顶的青瓦，我爬上梯子，双手在一大片藤蔓里摸索、盘拽，再兜进衣服里，几颗逃逸的葡萄沿着瓦片的缝隙滚到地上，砸向院子里漫步的天牛虫。我几乎快要推开那扇虚掩着的木门，就又被吸回时光机落地的起点。走一遍，又走一遍，好像只要走不到头，回忆就不会停止，我就可以一直安然享受着淡淡的哀伤，淡淡的过往，淡淡的感慨，设想养育我的地方一直在那里，不老不死，等着我有朝一日真实的归来。

青山处处埋忠骨，雪花飞舞故人归

2022级中国语言文学 郭浩铭

2023年11月23日是第十批志愿军遗骸回国的日子，从仁川到沈阳1小时25分钟的路程，志愿军先辈们整整走了73年。

把时间回溯到73年前，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正百废待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就公然干涉朝鲜内政，甚至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在朝鲜境内屠杀游击队员，把战火烧到了黑水白山。更有甚者甚至在朝鲜烧杀抢掠、大搞杀人比赛，这无疑是触动了中国人民最敏感的那根神经。这些罄竹难书的罪行，恰恰说明了我国参加朝鲜战争的正义性，中国人民志愿军是秉持着人道主义的正义之师、是为了守护家乡田野不受战火摧残的人民之师、是有着崇高理想的光荣之师。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面对趾高气昂的十七国联军，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钢少气多的志愿军只能用小米加步枪去硬抗敌人的飞机大炮。尤其松骨峰阻击战，全连战士拼死捍卫阵地，硬生生地击退了敌人的五次进攻。浴血奋战之后，仅有7名战士幸存，这是何等惨烈的一场战斗啊。魏巍听说了松骨峰上发生的事后，在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写道：“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我常常会想，如果战火纷飞、尸横遍野的场面都是那些战争电影里夸张化了的艺术处理，那该多好——可是现实总是如此残酷。历史上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以牺牲了197653人为代价，迫使美军以北纬38度为界，签订停战协议。19多万，写在纸上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而其背后却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甚至也许只是一个十七八岁风华正茂，前途无量的少年。这些被我们称之为英雄的人，他们只是一个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当他们握着钢枪，听子弹在耳旁呼啸的时候，他们也会感到害怕。可是，为了家乡的父老乡亲、为了新中国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为了未来的中华儿女，总要有人付出青春甚至是生命。就是这么一些和我们素不相识的人，为了我们的幸福而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是多么可爱的人，这是多么令人敬佩的精神。

且看今朝，抗美援朝精神已经深深地融进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中华大地上“一时多少豪杰”。巍峨的喀喇昆仑山上，冒死抵挡印军越境的陈祥榕烈士所写下的“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不正是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深刻体现吗？茫茫的南海之上，用生命拦截非法过界的美军侦察机的“海空卫士”王伟不正是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时代注脚吗？辽阔大洋中的海岛上，守岛人王继才数十年如一日地保卫着祖国的领土，这不正是为了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无私地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的当代诠释吗？

又到一年冬季，华北大地上一阵突如其来的寒气让人不自觉缩紧了身子。我穿着臃肿的棉衣仍觉得寒风刺骨，不禁想象，73年前的那个冬天是否比现在更为凛冽。2023年11月23日是第十批志愿军遗骸回国的日子，街道上彻夜灯火长明，为迎接归来的英魂指引回家的道路。或许是冥冥中的巧合，73年前的这天也是志愿军空前壮烈的第二次战役发起的日子。那一天，30万的志愿军战士在漫天风雪中机动120公里。在沈阳的桃仙机场，纷纷扬扬的雪花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漫天飞舞的雪花应该是先辈们的英魂吧，他们也想回到祖国温暖的泥土里呀。

十四行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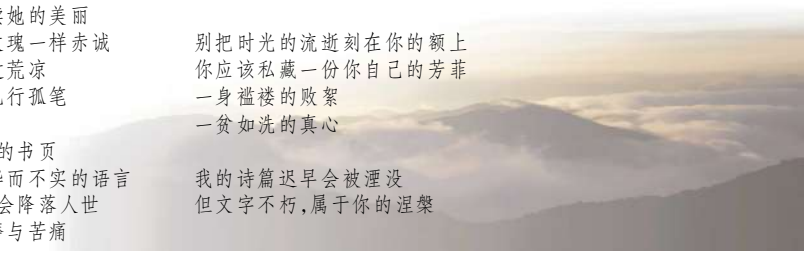
2023级历史学 文豫

她说没有人敢亵渎她的美丽
就像大马士革的玫瑰一样赤诚
可这世界未免太过荒凉
美丽不是寥寥的几行孤笔

是诗人写过，滚烫的书页
后人也会斥责这华而不实的语言
如此的天姿，又怎会降落人世
来受这凡间的折磨与苦痛

别把时光的流逝刻在你的额上
你应该私藏一份你自己的芳菲
一身褴褛的败絮
一贫如洗的真心

我的诗篇迟早会被湮没
但文字不朽，属于你的涅槃



评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

2022级历史学 张谦

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目前在视频平台上的播放量已逾四亿次，一盏玉壶出逃寻乡的故事引得无数网友为之落泪。馆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中华缠枝纹薄胎玉壶，化为灵动可爱的少女逃出博物馆，在伦敦街头游走时遇到了同在英国漂流的中国记者张永安。起初，张永安只将小玉壶视作一个莽撞无礼，还有些神经质的怪人，本不想理会，却被她缠上，不得不带她回到住处。小玉壶亲切地喊他“老乡”，向他诉说了自己的身世。在她的劝说和恳求下，张永安终于理解了这个一身汉服的古怪少女。两颗血脉相连的心不断靠近，最终，二人踏上了归国的旅途。

小玉壶回乡第一件事就是去到了当地最近的博物馆，在沉默不语的文物面前，她小心翼翼地从包里翻出早已写就的书信，将异国他乡、不同文物之间的思念一一传达。见字如面，声声入心，百年来的心曲终于在此刻有了回应，跨越万水千山，终于回到理想生长的地方。“如今白首乡心尽，万里归程在梦中”。看到这里，屏幕前的网友无不动容，一种强烈的家国之情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里不断升温。而比起激发国人的共鸣，更为人动容的是小玉壶在完成传达文物心愿的任务后，毅然选择回到大英博物馆。

张永安问她：“你想清楚了吗，你花了这么大力气才回到家？那你会让大家逃回来吗？”

“张永安，我们不会。大家说，我们是泱泱大国，中国人不做那种偷鸡摸狗的事。他们说，总有一天，我们会风风光光，堂堂正正地回家。”她答道。

是的，总有一天流落在外的中华瑰宝将会堂堂正正地回到祖国，游子重归故土，华夏繁华永驻。《逃出大英博物馆》的热播，不仅让当代人看到了短视频自媒体“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意义，更以其极高的播放量向大家展示了如今在年轻人群体中冉冉升起的爱国之情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纵然文物的归属是历史遗留问题，但如今，国家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社会对文化的发展越来越重视，中国人越来越关注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自信。我们所生活的从来不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当代的青年也已经成长为强国力量，借助媒体的传播，我们能将对文物的思念传递到更远的地方，光华流转，触手升温。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总有一天，我们能打破国家之间的壁垒，迎接所有的文物回家。全中华儿女，共念共盼。

愿，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中华颂

2023级历史学 张暮寒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华
是九百六十万土地的宽阔
我看到东方的血脉奔流入海
巍峨的长城贯穿祖国的大动脉
北国冰封千里，银装素裹
南疆桂子飘香，如诗如画
五千年历史的传承，山河无恙，文化犹存
这就是中国景色
是母亲河洗涤的皮肤
黄土高原是我挺起的胸脯
长江黄河是我沸腾的血液
五星红旗的信仰，不灭的中国红
东方的巨龙再次腾飞在世界之巅
共产主义的理想，时刻点燃着我的梦
这就是中国信念
是爱与和平完美的化身
中国声音响彻在世界的舞台
不光是在联合国的大厦里
它现身在每个人民安危的瞬间
是亚丁湾挺身而出的身影
也是南苏丹维和的蓝色使者
这就是中国担当
是祖国母亲轻声的低语
那是一种熟悉的语言
被镌刻在铜鼎之上
歌颂了一个古老而伟大的神话
是不周山不朽的传奇
是姮娥与玉兔的佳话
这就是中国文化
是万千圣贤亘古的箴言
是周郎的叹息，幼安的长啸
是勾践“三千越甲可吞吴”的怒吼
是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追逐
孔夫子的笔墨，王阳明的求问
绘写成中华礼仪之邦
这就是中国故事
是革命火焰燃烧的旷野
五四前夜，李大钊以铁肩捍卫中华的尊严
嘉兴湖畔，陈独秀以明火点亮黑暗的长夜
我们从不缺乏英雄
就像燕赵故土，多慷慨悲歌之士
以近乎痴情的热血，洒满了这片古老的土地
这就是中国精神

那 年 冬 天

2022级戏剧影视文学　吴欣润

学校调整成了冬季作息，大家的保温壶里装上烫水，眼镜片上被呼出来的蒸汽染上白雾，校服也渐渐厚实了起来。记得小时候，带着厚棉帽，套着藏青色的厚棉袄棉裤，穿着笨重的棉鞋，仍觉得寒气逼人。

那时的棉服大都是奶奶做的，生怕我冻着，棉花絮的很厚实，甚至到了棉裤可以自己站起来的程度。穿着它很难活动，但的确可以抵抗寒风的凛冽。奶奶在屋里看着我，我穿的跟个球一样地在院子里跑，我记得那时窗上的霜花像烟花一样，绚烂的绽放。

我奶奶很迷信，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在包饺子的时候往里放上硬币。她说，谁吃到就会幸运一整年。奶奶之前每次都作弊，她偷偷给幸运饺子做标记，盛饺子的时候便会特地把那一个饺子夹到我碗里。可去年过年，奶奶却把那个有硬币的饺子夹到了表弟的碗里。看着表弟吃出来硬币欣喜地神情，我低下头去胡乱的扒拉着碗里的饺子。原来，我已经过了那个年纪。

我曾想要拿棉服作桥梁，和奶奶回到儿时的亲密。我翻出来之前的一件破了口的棉服，准备好了一肚子的夸奶奶的话，去找奶奶让她帮我缝上。可奶奶却给我拿了几百块钱说，别费那事了，去买一件新的羽绒服吧。我接过钱怔怔地看着豁口，里面的棉花絮子漏了出来，我的心仿佛也被划了一道口子，那裂缝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拉越大，里面的爱也越走越少，渐渐地只剩下一张衣料布。

直至入冬时，由于要筹办元旦晚会，本就不多的回家次数，让我压缩的更是屈指可数。好在排练的都很顺利，元旦前一天晚上正式表演。露天的演出台，偌大的操场，几千号人，在热烈且紧张的氛围下我们完成了演出。随着浪涛般的欢呼与掌声下台的那一刻，我在一群灰黑色校服的中间看到了亮眼的玫红色，很眼熟。

我伴着刚表演完的急促呼吸声，看清了那个缓缓向我移动的身影。是奶奶。她今天穿的跟以往不太一样，头戴绒绒帽，身穿玫红色的毛呢外套，戴着一条灰色的围巾。我记得那件外套，是她过年才会拿出来穿两天的“稀品”。我们都觉得这个玫红色的外套，显得她很黑，给她新买了几件。但她还是执意穿这件，她说喜庆好看。

我在台下，人太多了，我没有走动。只是看着她和父母在一堆学生中穿行，一点点的缓缓地向我靠近，那一抹玫红色的身影越发清晰，奶奶身上独特的香皂味也渐渐传来。她是个爱干净的人，我记事起，她的衣服永远都是整洁利索的。

终于我们在嘈杂的后台相遇了，正准备跟父母她们分享，我刚才表现的有多好。还没等我开口，一双布满蚯蚓一样血管的手便握了上来。“是不是冻坏了？”我才回过神来，因为表演需要，我只穿了一条不过膝的短裙，在8、9度的初冬。

奶奶紧接着把灰色的围巾戴到我身上，让爸爸把手里的饭盒递给我，果不其然，饺子们静静的躺在里面，我尝了一口，牛肉醇厚的浓汁顿时冲击了我的味蕾。长辈都是这样，看你喜欢吃什么，便一直给你做。奶奶和蔼的看着我，那眼神和小时候看我的时候一模一样。

我们家离学校不算近，奶奶平常不爱坐车，我能想象到奶奶在来的路上，开着车窗，蹙着眉头，呼吸新鲜空气。我回头看向那双早已凹陷的苍老的眼眸，一刹那，我释然了。

虽然我不再能享受儿时的亲昵，但奶奶在以自己的方式，小心翼翼地关心着我。那日，嘈杂的音乐声和喧闹声渐渐模糊。昏黄的灯光下，身形佝偻的奶奶，满是皱纹的脸上绽放出菊瓣似的笑容，浑浊的眼眸里流露出了爱意。

冬也这般陌生吗？

2023级历史学　张暮寒

有人说你失去了往日的美丽
也有人说你不再那般的纯粹
可你总是那么沉默
一句话也不曾述说
是不是市井的尘埃太厚
才封住了你玉言的口
漆黑的夜太长
演奏者倚着窗牖
孤独的笛声仿佛染了霜
那么冷，那么冷
生怕我亵渎了你的神圣
三个季节的积累
一个季节的喷薄
你只能活在童话的梦中
沁满了世界的雪
那么白，那么白
可我紧紧握住了一掬
除了刺骨的寒
只剩下一滩浑水
银装是我们强加给你的冠冕
不能承重，也别低头
别让西风吹皱了你的眉
既然这里的冬天到不了乌拉尔
你也不必心烦
还我一片湛蓝的天
这样，我就可以直视你的眼
你的双唇不要再叹息了
我听得到
就像你充满了我的童年
那场怡人的大雪
痛快之后，就再也没有
你只是嫌那日的光太耀眼
才变得这般幽暗
我自己想

冬　赋

2023级新闻学　宁心华

它还是来了，走得慢慢地，清清冷冷，对于这人间它只是瞟一眼，而后又继续跋涉。所以，秋天满地满地的金黄的落叶它置之不理，我们才能慢慢欣赏秋的韵味。

冬天，是四季的末尾，却也是四季的开始。它好像得承担点责任，而这责任就必须要它清冷才能让四季有四季的模样，冬天有冬天的特殊。

冬日里，人们不再需要外出农忙有的只是静静的享受，在屋里烤火谈天说地，用一段一段的哈气传诵一个个故事，暖烘烘地数着日子过去，于是外出看见察觉冬天的人就不多了，纵使北风呼呼吹，雪花纷纷下人们也不想搭理。可能，冬天也有点失望吧。小动物更别提了，它们的过冬行为丝毫不亚于人，它们躲在树洞里，躲在地洞下，盖上草被子大梦一场去乘坐春天的列车。啾啾的鸟儿被冬天封了口舌，于是它也发脾气带着小鸟一整个儿缩在巢里丝毫不好奇外面的世界；大雪压盖地面，地鼠踱步踱步怎么也出不去，然后倒头大睡久久地过冬；草儿没了劲，萎靡不振去向大地期盼希望。可是，总有会记得它喜爱它的。梅花蓄势三季，等待冬日一绽它对于冬天的喜爱是旁无可比拟的；雪花大片大片下落，殊不知这也是大地期待已久的盛装；北风大把大把地吹，实际上却是竹子迫不及待的奏乐之声。

印象里的冬天，寒冷，热闹，开心，因此我也是喜爱的。旁人总是说它关住了整个世界的门，锁住了自然生命的水流，把毫无生机，落魄的世界铺开在大地上。北风一吹，长夜难明。但我们总是过于绝对，要这抵触那，对这错那，偏不认为万物相容相生。谁又知道，谁又提起它把寒冷隔绝在门外，把一大堆人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将快乐传染给每个人。劳作三季的小动物有个喘息的机会。它款款而来，纯洁，清冷，虽然没有微笑但已经嵌在每个人的脸上了，沉淀在每一呼吸声里。

清冷，是冬天的代名词却也是冬天别有的名片。它不必像其他季节，它可以是它自己，也可以有人来喜爱它。

我能够与你一同笑看

2023级新闻学　薄荷叶

周末无课，秋景正好。于是，拎包、订票，和友人在周六一大早坐上了直通北京的高铁，想去看看这么多年一直没能看成的地坛公园。

从前只知天坛不知地坛，印象中天坛古典威严，是皇帝祭祀用地，但倒是从不知还有地坛。读过史铁生老爷子所写的《我与地坛》之后，才知晓、了解了地坛并对它产生了一窥之意。但奈何学业繁忙加上疫情阻挡，一直没能去成。于是，在这个秋天，就像赴约一样，我来到了地坛。

进入地坛公园，满眼是绿黄斑驳的树，那天阳光很好，温和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照到我的脸上，洒下了一眼金黄。我随意沿着一条路慢慢走，古朴的红墙庄重典雅，许多老爷爷老太太在公园里慢慢散步。喷灌的水管旋转，水汽和阳光交相辉映成了一道靓丽的彩虹。如今的地坛干净整洁，能看出来早已翻修过。而让我印象很深的便是，每道台阶上都设有轮椅坡道，方便了出行，许多地方明显能看出来翻修过，不再荒芜也不再破败。

我端详着每一棵树的面容，在心中猜测着史铁生曾向哪棵倾诉过最多的话语。我凝视着脚下的石板路，心中想着其下曾有过几道他轮椅的辙印。过去与现实交汇，老树低头淡笑，无声无息将这一刻写进了年轮，留下了永恒的烙印。

《我与地坛》里有一张插图，是史老爷子坐在轮椅上，舒展眉头，开怀大笑。旁边配文：你能够与我一同笑看。他眉宇间风轻云淡，全然看不见过去带给他的阴霾。数年后的地坛公园银杏扑簌，层林尽染，叶间阳光倾泻，一如当年他的明朗笑颜。

再次深深低头，望着脚下这块土地，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过许多人，走过许多人，黄叶深深，岁月无声，留下的只有风中的烙印。而有幸，山水无变，景致不改，我能够与你们一同笑看。

雨　雾

2023级历史学　陈甜雨

窗外下了一场雾。

我看到小水珠附在叶片上，摇啊摇，叶子承受不住重量，随着水滴落了下来，是秋天的落叶。

深秋，深秋，冬天要来了。

期待着天空下一场雪，土地换一次装，期待麦子附过霜，柿子沾上白糖，也期待着怀念，怀念故土，怀念故土的深秋至冬雪。

窗外的雨雾太浓了，遮住我的视线，我睡着了。

我做了一场梦。

梦，我曾经解过梦。

柿子树梢的叶子落了个精光，三两枝桠在朔风中摇摇晃晃，一卷枯叶打着卷儿上了枝头。我听见有人在喊我，回头一看，分明没有人。我以为是母亲，可我看不见她的身影，我正要放弃，院里的围墙却倒了。

我看见一大片倒伏的玉米秸秆，枯败、湿润。雨雾弥漫四野，一种难以名状的的悲盖了上来，漫天遍野。我听见，秸秆在哭泣，深埋于地下的化为养料的作物在挣扎，挣扎着想要回返。

一个柿子落了下来。

我听见了有人在喊我。

“孩子，孩子，回来吧。”

她在说：“回来吧。”声音孱弱得像是在苦苦哀求。

回去？我要回哪儿？我举目四望，在周围漫无目的地走着，看着，听着，也怀念着。

我被树根绊倒了。

我醒了过来。

窗外又下了雾，明明都第二天了。

雨雾下，我心惶惶，我总觉得有人在看我，那个视线密不透风，将我层层围困。我最近总在怀疑雨雾后隐匿着一双眼。

一双凝望的眼。

她盯着我，我也看着她，我们谁都不曾退缩，像是在较量。

我盯她盯了很长时间，同样的，她也没有放过我。显然，她的力量更强，让我流下了冷汗，在这阴冷潮湿的天气里让我异常难耐。也让我听到了一些声音。

我曾听到过的。

“孩子，回来吧。”

“回来吧。”

这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好像要刺穿耳膜，直抵脑海。

那一声声的呐喊“回来吧！”，那一声声的呼唤“回来吧！”，我再次睡着了。

窗外沾雪的柿子落了下来，我的灵魂飘到了上空，我紧紧挨着雨雾又落了下来。落在那个怀念我、呼唤我的大地上。

天空下了一场雨雾，到处都是湿哒哒的，地上铺了一层银白，我在安稳地睡着，掉光了叶子的柿子树和残败的玉米秸秆摇着故土的秋冬，送给我一场沾满雨雾的梦。

我怀念着。

她凝望着。

本报地址：河北大学教学主楼1301室　电话：5079442　电子投稿箱：hebuxb@sina.com　总编：李卫森　责任编辑：高卫华　保定日报印刷厂印刷